

自序

兵學的範圍廣大無邊，我這一本書雖是滄海的一粟，卻是多年的積累。羅馬之城非一日所能成，這二百餘則的隨筆亦非短時間所能完卷。何況其中有些由於一時的感觸，或偶然的見聞，甚至有些問題還要經過多次的考慮。

說起我開始寫這一本隨筆，已遠在一九四一年，即我在韶關創辦世界兵學月刊之時，此後，從讀書心得上，或從兵學研討上，或從抗戰見聞上，或從國防研究上，並依一些新觀察與新見解，陸續寫作於韶關、桂林、柳州、貴陽、重慶等地，一九四五年整理出版於重慶，初版僅有第一輯至第三輯。出版後，適值抗戰勝利，迭接讀者來函，謂我有先見之明，可惜我所知的太少了。當時青年軍出版社為應軍中需要，翻印分發，惠我厚酬。勝利還都，增添第四輯再版。來台後，最近好吃力地出版了「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」，再鼓餘勇，一面彙集一些舊作（前經發表於世界兵學月刊者），另一面又順筆寫了一些新作（即最後二十五則），編為新第四輯付梓，雖說目下手邊資料山積，時代亦不斷提供我不少題材，但在生活上時間上卻不許可我從容地一一寫將出來。至於第一二三輯，曾略加修訂，但仍儘量保持其歷史性。這便是本書寫作出版及其演變的過程。

兵學是戰鬥的學術，繫乎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，「舉國皆兵」，「文武合一」，正是立國強國的基礎。所以不特軍人對兵學要有高深的研究，即文人以至一般國民亦應具有基本的智識。其實在今日的情勢之下，唯有人人知兵，人人能戰，始能挽救民族國家於危亡。

二十世紀是戰爭的世紀，也是兵學的世紀，八年抗戰是我們的「兵學大學」，反共抗俄應是我們的「兵學研究院」，這真是我們研究兵學、學習軍事的良好機會。同時在這個時候，兵術革新，應即完成，兵學著述，應愈蓬勃。

我們應從兵學上養成我們的自信心與自尊心。

我們應在兵學上確立我們反共抗俄的必勝基礎。

本書此次出版，渥承國防大學校長侯飛霞將軍賜題封面，謹此誌謝。又本書封面所用的圖案係唐代二十八宿銅鏡背面圖。按光武興漢，有二十八將星為助，唐太宗又有「以銅為鑑，可正衣冠，以古為鑑，可知興替，以人為鑑，可明得失。」之句，那麼大家自然了解其意義了。

李 浴 日 民國四十一年九月一日序於台北